

周作人與《文字同盟》

張 鐵 榮

蒙松岡俊裕先生的熱情推薦，我通讀了日本汲古書院最近影印出版的《文字同盟》雜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北京出版的學術雜誌，也是那個時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窗口。雖然這是橋川時雄（一八九四——一九八二）先生辦的個人雜誌，但是牠的撰稿人多為中國現代文化名人，因此這份雜誌的重要價值是不可低估的。經過半個多世紀不幸的戰亂和不安定以後，《文字同盟》雜誌在中國的圖書館裡有無保存，我不知道；就是在日本將牠收集齊全也是十足不易的事，據影印本的“凡例”介紹，這份雜誌是分別從：長澤規矩也氏所藏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所藏本，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所藏本，永青文庫寄託本，橋川時雄的遺屬橋川淑所藏本等五處地方蒐集齊全，交付出版的。由此可見此份雜誌的重見天日之不容易。

由於筆者的研究興趣的原因，我僅把周作人與《文字同盟》的關係及自己的一些看法，寫出來求教於關心這一題目的各位。

一、關於《文字同盟》

說《文字同盟》是學術雜誌大致不錯，因為牠的編輯人橋川時雄是個學者型的人物。一八九四年生於日本福井縣的橋川時雄，是一九一八年來到中國的，那一年他二十四歲。中國有一句俗話叫做：“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橋川時雄來得巧，他趕上了做為中國現代史發端的“五四”時代，那是一個永遠令人羨慕和向往的時代。到北京以後他到共同通信社任翻譯記者，爲了學好中國語，經人介紹他進入北京大學當聽講生，那個時候又有人把他介紹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這便是他走進學術界的開始。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有着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喜愛陶淵明。一九二零年的八月，他用退職金開始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旅行——考查陶淵明的遺蹟，歷時數月。次年便進行《陶淵明評傳》的寫作，併於九月寫完。一九二二年他到日本人辦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工作，在這段時間裡，他翻譯了胡適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魯迅在北京大學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等，此外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大量接觸了中國當時文化界、知識界的名人，據《橋川時雄著譯年表》（今村與志雄編）介紹，在《順天時報》第七千期紀念號上，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人都寫了文章，著名學者王國維還題了字。此時的《順天時報》還常有橋川時雄的古詩發表，他與當時文人們的唱和詩似乎也不少，因為他有一個筆名叫“采菊詩屋主人”，這與他經常陶醉於陶淵明的世界裡似乎不無關係。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他從《順天時報》退職，四月份他的個人雜誌《文字同盟》在北京創刊出版。關於他退出理由至今還沒有見到文字材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以個人興趣來說他更喜愛學術，這從他辦的雜誌便可以看得出來，由此使然大約是不錯的。

《文字同盟》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創刊至一九三一年七月終刊，共出版了三十七期。當時爲了出版註冊的方便，在第一期至第六期的版權頁上均印有“發行編輯者張蔚瑜”字樣，據橋川時雄回憶，這還是中國友人楊樹達教授幫助出的主意①，從第七期開始這假託的名字纔去掉。

統觀《文字同盟》，我認為有以下三個特色：

一是文字上的中日合璧。該雜誌中的文章都是用中文和日文同時發表，版面一分爲二，上邊中文下邊日文，編者自稱是：“字內唯一的日文漢文併載的月刊雜誌”（自第二十一期以後日文取消）。

二是文章種類的豐富性。牠從中國語言學、文學到金石考古，集學術文藝之大全，併有圖書介紹、出版消息、文壇消息、新刊紹介、詩詞書簡、雜訊等。這大概與橋川時雄註重學術同時又擔任過報紙的編輯有着很大的關係。

三是專號、特集和附刊多。因橋川時雄的學術興趣所在，該雜誌自創刊後出版了《王國維追悼號》、《鄭文焯特集號》、《朱啓鈴之文化事業一斑》等專號，作爲附刊出版的孤本、善本書有：《舊京遺事》史玄著，明末之北京的掌故資料；《舊京書影提要》，橋川時雄執筆；《讀諸子札記》，陶鴻慶著；《柳如是事輯》，懷園居士錄，明末女流詩人的遺事；《讀騷大例》，郭耘桂著；《陶集版本源流攷》，橋川時雄著，等等。

《文字同盟》的封面是拓自漢画像中的伏羲像，刊名也是從漢代曹景完書法中臨摹出的，封面畫寓意深刻，文字筆畫雄健，給人一種古樸莊重之感。詳見下圖：



封二是一篇中文的介紹文字，內容如下：

「文字同盟社胡爲乎而組織乎。以中日兩國士大夫。握手交歡乎學問吟咏之間。闡揚同文之大誼。其訂交之堅。比之攻守同盟。有過之無不及也。此吾曹所以有文字同社之發起。而每月刊此文字同盟雜誌之大旨趣真面目也。以此雜誌而成為兩國士大夫詩文應酬之俱樂部。爲往代鴻儒遺文之紹介者。爲現在學藝兩界之新聞報。爲學中日話文者之參考書。則吾曹之寸願。豈不已酬乎。才難錢難。尙望兩國同志諸公。惠賜鴻著。搜寄奇文。並爲多方鼎力。俾克奏厥敷功。大誼所存。想兩國賢達。必不河漢視之也。」

緊接著是一篇日文的“宣言”，直到第七號這段文字纔以“宣言”的形式用中文再次刊出，不過內容又稍有些變化，爲了便於研究，特將〈宣言〉抄錄如下：

宣 言

中日兩國士大夫。握手交歡乎學問吟咏之間。闡揚同文之大誼。其訂交之堅。無異攻守同盟。此吾曹所以有文字同社之發起。而月刊〈文字同盟〉之所以大標也。此小誌在兩國士大夫之詩文應酬。往代鴻儒遺文及現時學藝兩界之紹介。得有小補。則吾曹之寸願。豈不酬乎。尙望兩國同志諸公。惠賜鴻著。搜寄奇文。並爲多方鼎力協助。俾克奏厥敷功。謹此宣言。

〈文字同盟〉出版發行以後，反映是較好的，中國當時的報刊雜誌也對其作了介紹，天津〈大公報〉對〈文字同盟〉有如下的評語：

“文字同盟第九號。已於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下旬出版。該雜誌月出一期。北京西長安街二十一號文學同盟社發行。總編輯日本橋川時雄。字子雍。號醉軒。每期約四十餘面。售價四角。全年四元五角。該雜誌係中日文合璧。上欄中文。下欄日文。除詩詞等外。各篇皆兩兩對譯。該雜誌宗旨。係溝通文化。聯絡感情。互相傳達文藝學術出版界之消息。並爲中日兩國文人學者介紹。結文字緣。編者居吾國久。又專治中國文學。交識中國人士不少。該雜誌前此曾出王國維專號。又刊登黃晦聞（節）丙寅年所爲詩”。②

當時的〈國學月報〉雜誌，也有如下一段文字介紹〈文字同盟〉：

“國人學英語者日衆。解東語者日鮮。此非好現象也。日本近在眉睫。關係至鉅。非洞曉其文化。學術。國情。民性。幾不足以立於今日之學界。

日本喜治支那學。而未能廣交中國學人。則其所知者。猶不甚真耳。彼深諳漢文漢語者已非多數。且即此數已大半非學者也。

日人橋川醉軒。有以知其然也。則創爲文字同盟月刊。廣輯中日學者作品於一冊。分列中日對譯之文爲二層。而復介紹新書。傳播新事焉。可謂得其道也已。

斯刊今且已出至第十號矣。內容豐富。非一二語所能盡述也。然其主旨。則自謂「欲在兩國士大夫之詩文應酬往代鴻儒遺文及現代學藝兩界之紹介。得有小補。」若能多載正式論文。學藝消息。則其蔚爲重鎮。可翹足以待耳。其第四號。亦專紀念王靜安先生。讀者尤可參看也”。③

在《文字同盟》創刊一周年的時候，橋川時雄寫了一篇紀念性的文章，刊在同刊第十二號上。他在這篇題為《叙》的紀念文章中，談了辦刊的艱難，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對古今學者的感佩之情。這篇文章對於我們分析以後《文字同盟》的停刊，也許有着重要的參攷作用。《叙》的全文如下：

叙

吾人於干卯歲陽歷四月。創設「文字同盟社」於北京。自後每月出刊中日文合璧之雜誌「文字同盟」。企於兩國之學藝的提携親善上。聊輸微力。差奏效果。以迄於今。蓋一年矣。

聞諸孫師鄭翁曰。『陶句云。傾身營一飽。余頗悲其語。近十年來。不得一飽。而窘餓以死者。不可勝計。若高密鄭叔問。山陰魏匏公。抗川吳伯宛。其尤著也。』吾人亦於翁之斯語。頗深感動。蓋同情所激。不期而然。豈曰自況先哲之為哉。頃閱「大鶴山人詩集」。見其「有會而作」之序云。『冬十月。將就食上谷。不果。歲之夕矣。慨然永懷。窮谷日短。孤檣雪深。餘書挿架。宿酒盈尊。命觴獨酌。顧而樂之。』歲暮蕭索。窮儒寒士之狀。大抵如此。則終死於呻吟苦痛中。亦意中事耳。

今也適逢吾社創造伊始以來第一之歲暮。第十二號之「文字同盟。」亦行將刊行。

瞻望未來。雖有黎明之象。然愴懷既往。經營痛苦。拙生失方。寒未嘗不與彼窮窘先哲歲暮狂歌之意同其感惻。乃慨然搦管。草成「大鶴山人鄭文焯傳。」以實是期。披露其遺藻於同好之士云。

大鶴山人鄭文焯。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幼即個儼見志節。為文有奇氣。工作畫。其所為詞。雄厚雋秀。時流無與抗手者。為人閱識絕學。及其暮年。孤憤遺世。頗頹貧苦。無以自存。民國七年戊午二月二十六日。竟卒於蘇。既踰十載。世易時移。其風微學藻。談者漸鮮。豈其立言無可傳者歟。特戰爭頻年。時局倏擾。人多無暇顧及之耳。

憶余初來燕時。在戊午春。始知搜尋中籍。而先於廠肆購得者。實為山人手批陶集。其時距山人捐館未數月。書迹猶新。若見其人。予謹什襲藏之。不異拱璧焉。嗣在程先生白菴書室。覽其遺墨。聞其遺事。彌深欽仰。余之於山人。雖不幸無問字之緣。蓋亦有所冥契歟。近得知於山人婿戴先生亮集。又多觀其遺著。傳聞事蹟。益加詳盡。其後先生又輯山人年譜見示。山人言行。尤粲然大備。余之撰此專著。既據此年譜者居多。而先生亦殷殷指助不倦。洵可感也。然此著所叙。僅及山人平生遭歷與其著書梗概而止。至於其學術吟詠繪事諸端。今茲不易率爾論列。纂佈之事。當俟諸它日耳。醉軒潛夫橋川時雄記于燕都待曉廬。

因為除了這篇紀念文章之外，在該雜誌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此類的文章了。《文字同盟》創刊两周年的時候，橋川時雄以第二十四，二十五號合刊的形式，出版了《舊京書影提要》，對雜誌本身沒有絲毫紀念的意思。出版三周年的時候也還是不紀念，對此我想祇能用學者型的人物來解釋吧。他的興趣在於出版珍貴圖書和自己的學術研究。再有，一個人辦一份定期的月刊學術雜誌，無論從當時還是今天的眼光來看，都是力不從心的，所以在他的雜誌上常常出現合刊現象；據說他僅顧用了一個旗人抄寫員，寄來的中日稿件也都須由他一人翻譯，但到了第二十一號以後，也不得不改變初衷舍去日文，祇用中文出版。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七

月，按正常月刊計算，他的雜誌應該出五十一期，可是他僅僅出版了三十七期（包括諸多合刊在內），脫期是嚴重的。但是我們對於一個自由主義的學者，是不能要求過苛的，因為這是他的個人雜誌，他的興趣在學術。一九三一年六月，〈文字同盟〉出版了“第五年四，五，六號合刊通計三十七號”，在介紹這一期的附刊之一，橋川時雄的〈陶集版本源流攷〉中，他這樣寫道：“余於四月初八，起程東歸，至五月廿一日還平，因舟車勞頓，體氣不適，俗冗煩擾，忽忽逾月，到將本誌刊期日延誤甚可愧也。……”。出版了這期以後，他又於七月赴中國南方考察教育情況，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用今村與志雄先生的話說，在那個大時代里，他要用個人的這個小雜誌來維持自己學術的一席之地，這當然是不可能的。④於是，〈文字同盟〉便這樣無聲無息地停刊了。

〈文字同盟〉忠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學術研究和文藝研究的部分狀況，其中還有一些珍貴的現代史資料，今村與志雄先生將刊物重新編排整理，併寫了詳細的說明文字〈解題〉，汲古書院將該刊重新影印出版，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想中日兩國的研究者對此都會感到高興。

二、關於周作人發表的譯文

周作人共在〈文字同盟〉雜誌上，分兩次發表了三篇譯文。這便是日本兼好法師〈徒然草〉中的第三段〈對於萬事〉（周作人譯作〈好色〉，見〈文字同盟〉第二號）；第十三段〈一個人獨坐燈下〉（周作人譯作〈讀書〉，見〈文字同盟〉第二號）；第七段〈仇野之露沒有消時〉（周作人的譯題是〈長生〉，見〈文字同盟〉第八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出版的〈語絲〉雜誌第二十二期，刊有周作人的〈〈徒然草〉抄〉一文，這是他從日本吉田兼好所作〈徒然草〉中，節選翻譯的十四段散文的結集。在這一組譯文中，就包括了以上三篇譯文。為什麼兩年以後，將其中的三篇譯文又拏出來再發表一次（其中〈長生〉是第三次發表）呢？是權以搪塞編輯的約稿，還是對這三篇譯文有特殊的愛好呢？

好在譯文頗短，我們不妨抄錄如下，再讀一次：

好 色

男子雖多才藝而不知好色，至為寂寞，殆如玉卮之無當也。濡染霜露，彷徨道塗，父母之訓誡，世人之譏評，悉不暇聽聞，儘自胡思亂想，然而終仍多獨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風趣。但亦非一味游蕩，須不為女子所輕，斯乃為佳耳。

讀 書

獨坐燈下，披卷誦讀，與古為友，是最上的慰安，其書則〈文選〉之妙文，〈白氏文集〉，〈老子〉之書，〈南華〉之篇，以及此土學者所作，在古文學中多有妙品。

長 生

倘仇野之露沒有消時，鳥部山之煙也無起時，案仇野是墓地之名，鳥部山為火葬場所在地。人生能够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生無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罷。

遍觀有生唯人最長生。蜉蝣及夕而死，夏蟬不知春秋。倘若優游度日，則一歲的光陰

也就很是長閑了。

如不知厭足，雖過千年亦不過一夜的夢罷。在不能常往的世間活到老醜，有甚麼意思？語云，「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最爲得體。過了這箇年記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歎息。

周作人在翻譯了〈徒然草〉中自己感興趣的十四段散文以後，寫了一篇〈小引〉，發表在同期的〈語絲〉雜誌上，這篇〈小引〉是對〈徒然草〉的介紹和導讀，他說：

徒然草是日本南北朝時代（1332～1392）的代表文學品。著者兼好法師（1282～1350）本姓卜部，居於京之吉田，故通稱吉田兼好。初事後宇多院上皇，爲左兵衛尉，一三二四年上皇崩後在修學院出家，後行脚各處，死於伊賀，年六十九歲。今川了俊命人蒐其遺稿，于伊賀得歌稿五十紙，于吉田之感神院得散文隨筆，多貼壁上或寫在經卷抄本的後面，編集成二卷凡二百四十三段，取開卷之語定名徒然草。近代學者北村季吟著疏曰〈徒然草文段抄〉，有這一節可以作爲全書的解題。

「此書大體仿清少納言之〈枕草紙〉，多用〈源氏物語〉之詞。大抵用和歌辭句，而其旨趣則有說儒道者，有說老莊之道者，亦有說神道佛道者。又或記掌故儀式，正世俗之謬悞，說明故實以及事物之緣起，叙四季物色，記世間人事，初無一定，而其文章優雅，思想高深，熟讀深思，自知其妙。」

關於兼好人品後世議論紛紛，迄無定論：有的根據〈太平記〉二十一卷的記事，以爲他替高師直寫過情書去挑引鹽冶高真的妻，是個放蕩不法的和尚，或者又說〈太平記〉是不可靠的書，兼好實在是高僧，又或者說他是憂國志士之遜跡空門者。這些爭論我們可以不用管他，只就〈徒然草〉上看來他是一個文人，他的個性整個地投射在文字上面，很明了地映寫出來。他的性格的確有點不統一，因爲兩卷書裏禁欲家與快樂派的思想同時並存，照普通說法不免說是矛盾，但我覺得也正在這個地方使人最感到興趣，因爲這是最人情的，比傾向任何極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徒然草〉最大的價值可以說是在於他的趣味性，卷中雖有理性的議論，但決不是干燥冷酷的，如道學家的常態，根底裏含有一種溫潤的情緒，隨處想用了趣味去觀察社會萬物，所以即在教訓的文字上也富於詩的分子，我們讀過去，時間覺得六百年前老法師的話有如昨日朋友的對談，是很愉快的事。〈徒然草〉文章雖然是模古的，但很是自然，沒有後世假典派的那種扭捏毛病，在日本多用作古典文入門的讀本，是讀者最多的文學作品之一。以下所譯十四節是我覺得最有趣味的文章，形式雖舊，思想却多是現代的，我們想到兼好法師是中國元朝時代的人，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天才了。

上面的三篇譯文都是頗有特色的。

〈好色〉講的是性心理，周作人對此有着濃厚的研究興趣，他曾經說過：“性的心理，這於我益處很大，我平時提及總是不惜表示感謝的，……性的心理給予我們許多事實與理論……”，⑤這篇散文突出了人性的健康發展，我想周作人是喜歡的，因爲這與他所提倡和在理論上所追求的相當一致。他曾說在兼好法師那裏“禁欲家與快樂派的思想同時並存”，但他並

未把那些“禁欲”的段落翻譯出來，因為他最不喜歡所謂“道德家”的說教。

〈讀書〉是用散文的筆觸，描寫了知識者的夜讀之樂。既指出了古今知識份子通過書卷的勾通與交流，又指出了讀書人精神世界之豐富與自由。周作人便是個持自由主義思想的讀書人，對於這篇散文所反映出來的境界，他當然喜歡，所以他不僅譯出來，而且還要發表兩次以期引起人們的重視。

〈長生〉是對周作人影嚮最大的一篇隨筆散文，這篇文章宣揚了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生死觀，用看起來淡淡的語言，表達了深刻的哲理。周作人歷來對醫學史和佛經研究興趣頗高，他還把這兩項例入了“我的雜學”。因此，在對待生與死的問題上，他的看法是持樸素的唯物主義態度的。在這方面他寫過不少文章，如〈尋路的人〉、〈死之默想〉、〈死法〉、〈日本人的好意〉等，〈長生〉的翻譯也應如是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周作人在〈語絲〉雜誌上發表了〈笠翁與兼好法師〉一文，他在此文中首次翻譯介紹了吉田兼好的〈長生〉，併強調說：“這位老法師雖是說著佛老的常談，却是實在了解生活法的”。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語絲〉上發表的〈死之默想〉中這樣寫道：

“對於「不死」的問題，又有什麼意見呢？因為少年時當過五六年的水兵，頭腦中多少受了唯物論的影響，總覺得造不起「不死」這個觀念來，雖然我很喜歡聽荒唐的神話。既使照神話故事所講，那種長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點兒都不喜歡。住在冷冰冰金門玉階的屋裏，吃著五香牛肉一類的鱗肝鳳脯，天天游手好閑，不在松樹下著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見得有什麼趣味，況且永遠如此，更是單調而且困倦了。又聽人說，仙家的時間是與凡人不同的，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爛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邊只是半個時辰耳，那裡會有日子太長之感呢？但是由我看來，仙人活了二百萬歲也只抵得人間的四十春秋，這樣浪費時間無裨實際的生活，殊不值得費盡了心機去求得他；倘若二百萬年後劫波到來，就此湮然，將被五十歲的凡夫所笑。較好一點的還是那西方鳳鳥（Phoenix）的辦法，活上五百年，便爾蛻去，化為幼鳳，這樣的輪迴倒很好玩的，——可惜他們是只此一家。別人不能仿作。大約我們還只好在這被容許的時光中，就這平凡的境地中，尋得些須的安閑悅樂，即是無上幸福：至於「死後，如何？」的問題，乃是神秘派詩人的領域，我們平凡人對於成仙做鬼都不關心，於此自然就沒有什麼興趣了。”

這可以說是他對生死態度的一個宣言。

此後他不斷寫文章和翻譯介紹外國人對生與死的看法，以打破中國人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死的迷信。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寫了〈死法〉一文，在文後他強調說：“我寫這篇文章或者是受了正岡子規的俳文〈死後〉的暗示，但這裏邊的話和意思都是我自己的。”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他寫了〈日本人的好意〉一文，對於李大釗的為主義而獻身表現出深深的敬意，而對當時勸中國人“苟全性命”的〈順天時報〉進行了憤怒的批駁，他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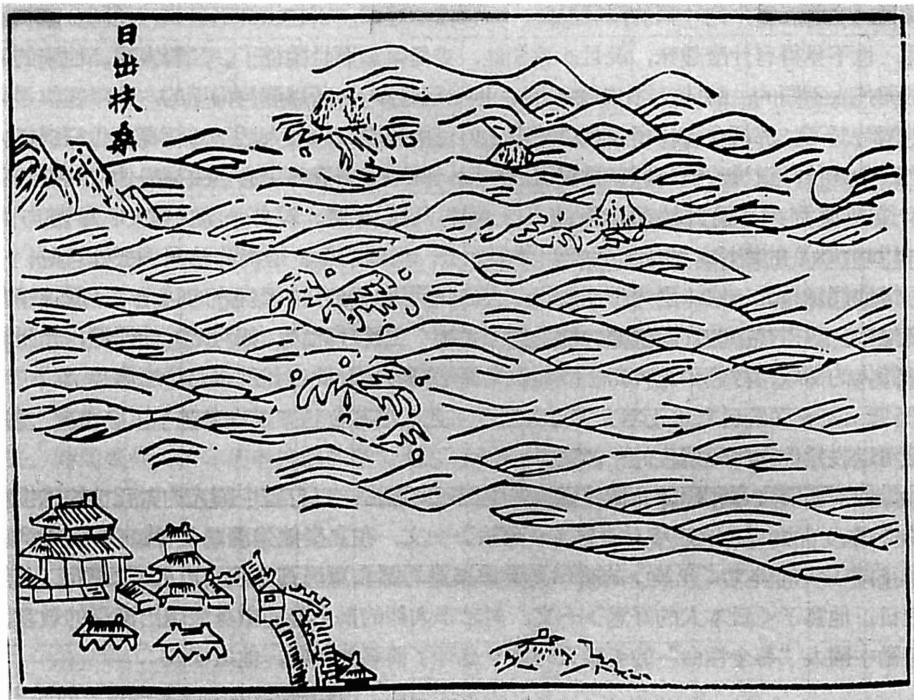
“據古聖人的遺訓，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諸說，與尊見不很相同。還有一層，照我們的觀察，日本民族是素來不大喜歡「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維新就是一個明證：要是果真日本的「智識中人」都同螻蟻一樣，個個覺得去為主義而犧牲「有何值得」，還不如在征夷大將軍德川列帥治下過個狗苟蠅營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

同中國一樣早已為西方帝國主義所宰割，那里還有力量來中國作文化侵略呢？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於別的種種機緣，一半豈不是也由於那些維新志士，「不顧利害，甘蹈危機，」尊王倒幕，為幕府所駢誅面不悔，始得成功的麼？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維新志士為不如螻蟻，便不應該這樣來批評黨案，無論尊王與共產怎樣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義的精神總是同的，不能加以鼓視。日本人自己輕視生死，而獨來教誨中國人「苟全性命」，這不能不說是別有用意，顯係一種奴化的宣傳。”

僅過了半年，周作人又重將自己的舊譯拿出，讓《長生》在《文字同盟》雜誌上再發表一次，顯然是別有用意的。“壽則多辱”是一種佛教的併有着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生死觀，這種思想觀點影響了周作人一生，他數次在日記中強調這種思想，直到晚年他還請人刻了一枚寫有“壽則多辱”字樣的印章⑥，由此可見周作人對吉田兼好的這則散文印象是多麼地深刻。不過令人不解的是像他那麼好的日文功底，又是那麼佩服吉田兼好，竟沒能把《徒然草》全書譯成中文，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三、周作人與《文字同盟》的關係

《文字同盟》在第一期首頁上，刊載了一幅“日出扶桑”圖（見下圖）：



下面同時刊有橋川時雄用筆名“曉夫”，寫的一首詩：

あ乃安草書	イ爲伊字缺	一而二而一
書寫無分別	所以稱同文	一誼不可絕

今築此文壇 發我廣長舌 嚶鳴以求友 喜悅不可說

這首詩用中日兩種文字印出，“曉夫”筆名的意思，可能是說自己是“日出之國”的一男子吧？也就是表明編者是日本人。這首詩的意思，我們可以把牠看成是橋川時雄爲了廣交朋友的一個宣言，當然他所希望交的朋友主要是知識界的朋友，而心情是迫切地“嚶鳴以求友”。把這首卷頭詩看成是〈文字同盟〉的宣言或辦刊宗旨，也許是可以說得通的。詩雖一般，但意思是達到了。

在次期的〈前記〉中，編者還這樣表示：

“本誌第一號已出世。先輩僚友寄信。垂示加鞭。莫不至矣。紙幅不足。不易一旦披露。閱者諒焉。

本誌所載。說理則平叙之。俗事則潤雅之。字字真率。以全廬山之面。詩史閣孫師鄭翁函云。「此冊纂錄俊雅。印刷精美。聯華瀛縵紆之歡。成詩畫菁英之記。浣薇三復。欣快良深」。讀翁之詞。當可知其內容矣。

本誌除贈寄同嗜長老贈送外。一律歡迎購讀。淡懷素心。掃榻以待也。”

我想這第一期的新刊，橋川時雄是一定會寄給在北京的周作人的；因爲緊接着出版的第二期上，就出現了周作人的譯文。

在第二期的“贈書去謝”欄目中，印有〈冥土旅行〉一書的書名，併標明是“周作人著（其實這是周作人輯譯的一冊書），著者贈”。〈冥土旅行〉是作爲“苦雨齋小書之一”，一九二七年二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的，可見這是當時周作人贈給橋川時雄的一冊新書。

〈文字同盟〉的第八期，發表了周作人譯的〈徒然草・長生〉，在這一期的目錄下方，有“本號撰作者畧歷”，當介紹周作人時，編者這樣寫道：“周作人，前北京大學教授，各國文學專家。”（因在同年九月張作霖軍閥政府下令，將北京大學取消，改爲京師大學，所以十一月出版的〈文字同盟〉上，將周作人的北京大學教授加了一個“前”字。）這“各國文學專家”的稱謂，大概是憑借了橋川時雄對周作人的了解和翻譯了〈冥土旅行〉一書的結果吧？因爲在〈冥土旅行〉一書中，收錄了周作人翻譯的希臘，法國，英國和日本等數國作家的作品。

一九二七年十月，周作人又將自己剛剛出版的〈兩條血痕〉，寄贈給了〈文字同盟〉的橋川時雄，這是他翻譯的日本名家作品的結集。在第九期的〈文字同盟〉雜誌之“贈書誌謝”欄中記有：“〈兩條血痕〉，周作人先生贈”。大概是爲了表示感激之情吧，橋川時雄還另在“新刊書之提要與紹介”欄內，對〈兩條血痕〉作了大略介紹，他這樣寫道：

周作人譯兩條血痕 西裝一冊 周先生之日本文學作品翻譯。行文流麗雋永。能紹述其原意。

實無他人可比。「兩條血痕」。乃爲近數年間之譯述。目錄如下。

- | | |
|----------------------------|--------|
| A. 二筋の血〔兩條血痕〕 | 石川啄木 |
| B. ある日の一休〔一日裏的一休和尚〕 | 武者小路實篤 |
| C. 嬰兒殺戮中之一小出來事〔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 | |
| D. ある夫婦〔某夫婦〕 | 前人 |
| E. 潮霧 | 有島武郎 |
| F. 西行〔西行法師〕 | 長興善郎 |

每篇末載作者畧歷及作品解說。以便閱者。於日本文之介紹與譯述。其功績非淺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價八角，外埠照加郵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末，周作人的《談龍集》由開明書局出版，在第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文字同盟》第十一期上，橋川時雄以“介紹新刊書”的名義，對《談龍集》也作了如下的介紹：

◇談龍集◇ 周作人先生譯著。我們要知道周作人先生對於文學的見解。不可不讀此書。此書各篇都是討論文學上各方面有興趣的問題的。共四十四篇。內容豐富。趣味雋永。讀之既可進文學上的知識。（介紹新刊書）

說《談龍集》是周作人的“譯著”，顯然是筆誤，但對於《談龍集》的評價，應該說還是得當的。可見橋川時雄於此前便收到了周作人的贈書。

《文字同盟》第十一期的“學藝大事紀”欄內，還刊有一則關於周作人的消息，題目是《平民大學講演》。消息說：“平民大學舉行寒假公開講演，日期自一月三十一日起，至二月二十二日止，茲將講演人及講題等項〔記載〕⑦如下：周作人：《關於新學》、朱希祖：《兩漢文藝概論》……”。《關於新學》查《周作人著譯系年》沒有發現，不知他此次講演稿後來發表過沒有，但這則消息證明《文字同盟》對周作人的文化活動是非常重視的。

這一期的《文字同盟》還在“出版豫告”欄里，刊登了關於《語絲》和《莽原》的消息：

《語絲》·《莽原》——

於新文壇上甚佔勢之《語絲》及《莽原》兩刊物。近稍有變更。《語絲》（周作人等所辦）近已在上海出版（四馬路北新書局）。而《莽原》（魯迅等所辦）則自今年起改為《未名》半月刊。仍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在以後的《文字同盟》上，便再也找不到周作人的名字了，因此上邊所記載的，可以說是周作人與《文字同盟》關係的全部。

當時在中國文壇赫赫有名的周作人，為什麼會給橋川時雄的個人雜誌投稿寄書呢？

如果了解那時的北京文壇和周作人的思想的話，也許併不難理解。一九七二年的橋川時雄，是從《順天時報》中退出來，辦《文字同盟》併開始自己自由的學術研究的；而此時的周作人正是思想激烈之時，他對當時在北京的日人漢文報紙《順天時報》的文章十分反感，他寫了很多文章駁斥《順天時報》的觀點，只要離開《談虎集》，我們便會感覺到這些文章的火藥味之濃，從感情上他當然要對《文字同盟》給予支持，同情弱者的平民意識在周作人的思想上占有很大的比重。

橋川時雄是一個重視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日本學者——特別是對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陶淵明研究，他有着十分濃厚的興趣，此外他對中國古代詩詞也很喜歡，併把能與中國知識份子進行詩詞之唱和交往看成是一大樂事。而當時周作人的興味所在，是散文的創作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因此他們的交往只能是暫短而有限的，何況周作人當時也在忙着《語絲》的工作呢。

通過《文字同盟》的重印，使我知道了周作人的這三篇譯文的重覆發表，更進一步了解到周作人對《徒然草》中個別篇章的喜愛，証實了他一貫的興趣之所在，了解到他對年輕的日本

學者的支持和幫助；同時也還可以看到橋川時雄對周作人的注重與尊敬。這在周作人一生的經歷和文學活動中，雖屬細枝末節，但我却認為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值得重視的，是應該知道的。這件事本身對於周作人研究，無疑也是有意義的。

註

①見今村與志雄：〈解題〉，〈文字同盟〉第三卷第六〇七頁，汲古書院，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發行。

②見〈文字同盟〉第十號，第十三頁。

③見〈文字同盟〉第十一號，第十二頁。

④見今村與志雄：〈解題〉，〈文字同盟〉第三卷第六四三頁，汲古書院，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發行。

⑤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六百九十二頁至第六百九十四頁，三育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版。

⑥此章曾印在周作人六十年代的日記之中。

⑦ [] 內的文字為引者所加。

附錄：

《文字同盟》目錄全編

第一號目次

印學源流及其派別（上）	黃毅侯立獻	一
京華耆宿傳（一） 胡綏庵		六
宣統帝手記		八
骨董瑣記	鄧文如之誠	九
十一月二十四夜	胡適作	一七
京華耆宿傳（二） 齊白石		一八
雍和宮所藏經要典目（上）	傅芸子曼珠	二〇
“之”字用法十二則（上）	楊遇夫樹達	二五
東瀛考古記（1）	楊嘯谷統	二八
東亞考古協會開會		
日本帝大聘中國講師		
本誌之封面畫		
康有為逝世		
北京書畫研究社盛況		
中國學人賞櫻		三二
詩苑文壇		三六
小說《浮生六記》登載預告		四八
新刊紹介・贈書誌謝		四九
待曉廬雜記		五二

第二號丁卯 目次

封畫（伏羲畫封）	張海若拓	
卷頭詞（良友聯翩）	曉 夫	一
湘儒葉邵園追悼記	曉 夫	二
《徒然草》抄	北京大学教授 周 作人譯	七
京華耆宿傳（三） 廖四益		八
印學源流考及其派別（下）	金石專家 黃 毅侯立獻	一〇
東瀛考古記（2）	考古專家 楊 嘯谷統	一四
“之”字用法十二則（下）	師範大學清華學校教授 楊遇夫樹達	一七
雍和宮所藏經要典目（下）	北京畫報主事 傅芸子繼之	二〇
迎宴傳心齋一行		二三
京華耆宿傳四陳寶琛		二四
俄人的中國文學研究	Georges Monseler	二六
為斯文賀（兒島博士函）		

望蜀（雨山詩翁函）

一根長槍（歌謠）	郭金和錄	二八
漢詩瓦壁錄(1)	醉軒潛夫	三一
翰墨因緣		三三
浮生六記（小說）	清沈三白著	四三
介紹新刊		四七
待曉廬雜記		五〇

第三號^{丁卯六月} 目次

漸入佳境（小序）		一
中日學者合作之古物發掘		三
京華耆宿傳(五)孫師鄭		七
文鏡秘府論箋		一三
楊惠之塑像考	北京大學教授 葉浩吾	一七
東瀛考古記(3)	楊嘯谷	一四
浮世六記考	俞平伯	二三
沈三白遺畫	鄧文如	二五
畫學研究參考書目（上）	余越園	二六
王國維蹈自殺		三三
介紹新刊		四一
晦聞丙寅詩		附刊
寫真		

王國維 第四號^{七月十五} 目次

悼靜安先生	橋川時雄	二
蹈湖		三
王忠愍公殉節記	金 梁	五
悼惜		七
小傳		九
王忠愍公傳畧	樊炳清	一〇
學藻		一三
靜安遺著目錄	趙萬里	一三
嗚呼亡友死不瞑目矣	張爾田里	一九
同志無不惋惜	孫 壯	二一
愧不能成文	馬 衡	二二
交三十年	羅振玉	二二
只有遺編照几頭	八木幸太郎	二三
斯文之厄運	松浦嘉三郎	二五
烈士之死	吳闓生	二六

學界之重大損失	葉恭綽	二七
悼靜安先生	謝國楨	二七
個人對於王靜安先生之感想	陸懋德	二九
讀陸懋德《個人對於王靜安先生之感想》	戴家祥	三三
回憶拾零		
辨髮髻議	采菊軒主人	三五
孤琴哀韻		三七
觀堂論禮記	費行簡撰	四六
研究古代文化參考書	傅芸子錄	五一
散氏盤攷(節本)	孫壯寄	五四
散氏盤攷	馬衡寄	五五
論秦敝與唐尺書	羅振玉寄	五六

第五號目次

楊惠之塑像與鞏石窟禮佛圖	葉浩吾撰	二
大村西崖著塑殘影		三
翠雲畫伯之偉業	餐荀廬主人	四
杜爾斯托乙與老子		七
溥心畬東游詩		
葉郎園被害後之消息	松崎柔甫助雄	八
補鈔文欄閣四庫書記	張閔聲宗祥	一〇
京華耆宿傳(內)沈南野	張次溪江蓀	一四
王古愚文集		一七
觀堂遺書刊行會	津 隱	一八
宣統遜帝的清史編纂		一八
湯定之畫翁梅花圖		一九
清朝正史的刊行		二一
東瀛考古記(4)	楊嘯谷城	二二
柴節錄的再版		二四
翰墨因緣		二六
寫真		
附刊 邢齋論詩絕句		一
編輯後語		一〇

第六號目次

葉遐庵徵求清清代學者遺像	采菊詩屋主人	一
西遊錄にみる道佛暗闘	神田喜一郎氏談	六
天籟翁の手紙		九
四烈士沒字碑歌	胡適之遺作	一〇

漢譯塑壁殘影	葉浩吾 ^滿	一二
朱竹垞翁後人	逸 史.....	一四
碧巖錄の現代的解説		一五
京華耆宿傳(七) 金紹城		一六
湖社成立		一九
老子考		二〇
白葭翁絕技	五柳先生.....	二一
北京文廟祀孔之寫真		二二
畫學研究參考書(中)	余越園 ^{紹宋}	二四
趙次珊逝世		二八
山木清音圖	溥心畬.....	二九
編輯後語		三〇
附刊《乘浮集》溥心畬著		
附刊《讀諸子札記——老莊札記》		

第七號目次 十月號

從史學上觀察史記之特色(1)	吳柳隅 ^{賈因}	三
陶廬石老莊札記跋	孫蜀丞 ^{人和}	九
寫真(泰戈爾·辜鴻生)		十
日本現存小說戲曲類目錄	長澤規矩也.....	一一
東瀛考古記(5)	楊嘯谷 ^咸	二二
易實甫遺稿募刻	秋 心.....	二四
京華耆宿傳(七) 張麗仙		二六
遠思樓集書後	葉浩吾 ^滿	二九
詩・文		三一
學藝大事記		三六
新刊		四〇
函箋		四三
編輯後語		四四
附刊陶集鄭批錄	橋川時雄校補	

第八號目次 十一月號

漢譯塑壁殘影(1)大村西崖著	葉浩吾 ^滿 譯.....	一
東瀛考古記(6)	楊嘯谷 ^咸	一
京華耆宿傳(八) 吳寄荃		一
王觀堂輓詞	陳寅恪.....	一四
畫學研究參考書目(下)	余越園 ^{紹宋}	一九
從史學上觀察史記之特色(2)	吳柳隅 ^{賈因}	二三
追悼與回顧	渡邊晨敏.....	二六

譯《徒然草》	周作人	三〇
詩・文		三一
學藝大事記 十月		三七
新刊摘要		四一
函件		四三
附刊 陶集鄭批錄二頁	橘川時雄校補	

第七號目次 十二月十五日發刊

中國文學的新世紀	鄭振鐸	一
漢譯塑壁殘影(2)	葉浩吾譯	六
京華耆宿傳(九) 王晉卿		一四
致狩野君山函稿	王小航	一六
從史學上觀察史記之特色(3)	吳柳隅 賈因	一八
東瀛考古記(7)	楊嘯谷 成	二二
衍聖公近情	馬場子溫	二六
《曼荼羅の研究》を讀む	吉井芳純	二八
詩・文		三五
學藝大事記		三九
新刊書摘要與介紹		四四
函箋		四五

第十號目次 一月十五日發刊

黃土文明與龍	小林胖生	一
京華耆宿傳(十) 吳倉碩		一
北京名人故宅考補	傅芸子	一四
楊惺吾著述考(上)	王重民	一六
申郭象注莊子不盜向秀義	劉盼遂	二三
漢譯塑壁殘影(3)	葉浩吾譯	二六
鷄林雜話	植野武雄	三一
詩・文		三七
贈詩		四二
學藝大事記 十二月		四四
新刊書摘要與介紹		四六
函箋		四八

第十一號目次 戊辰二月十五日發刊

楊惺吾著述考(下)	王重民	一
漢譯塑壁殘影(4)	葉浩吾 譯	八
九龍壁寫真△湯定之畫松		一

硯談	後藤石農	一三
東瀛考古記(9)	楊嘯谷	一六
影印四庫提要原本緣起	尹炎武	一二
萬松老人塔攷	闕霍初	二二
贈詩(其二)	田邊碧堂	二四
詩・文		二六
大事記		三三
新刊		三六
函箋五件		四三

第十二號《鄭文悼》(專號)

一、先生世系	誕生於大梁	居豫	居秦	寄寓蒲州
	母卒	歸京		
二、治學淵源	學畫	應鄉試	娶張宜人	父卒
	昆弟離散	寄家兄幼蘭	會而作作	東坡生日
	律			
三、就蘇撫吳中丞聘	謁俞曲園	夢遊石芝庵	東坡生日雅集詩	
四、與王壬秋訂交	楊柳枝詞	七試不第	自比淵明	
	落南三十年	不應北京大學之聘請	先生卒於蘇	
五、墓表	戴氏大鶴年譜	保護故宅墳塋之請願	諸公評論	

第十三號目次

由文學上看的中日關係	鹽谷溫講演	一
	張我軍譯	
楊惺吾著述考補正	岡井慎吾	二
梅蘭芳洛神小像	苦瓜妙諦	三四
東瀛考古記(10)	楊嘯谷	二五
世說新語校箋凡例	劉盼遂	二六
北京語典故解	詹憲慈	二九
詩・文		三六
公歸棄記	傅芸子	四一
學藝大事記 三月		四三
新刊書提要與介紹		四六
函箋		四九

第十四號目次

宋應星與天工開物卷	丁文江	一
從史學上批評史記之缺點	吳柳隅	一三
葉郎園之經學	及門生述	二五

友座私語	姚名達等	三一
詩・文		三二
學藝大事記 四月		三七
新刊書籍提要與介紹		四〇
出版預告		四三

第十五號目次

四庫全書編纂與其環境	京城帝國大學教授 藤塚鄰	一
文津閣四庫全書冊數頁數表	陳援庵調查	二五
馬叔平印影		三一
大成殿孔子像傳來日本	臥 厂	二八
北京圖書館畧史(上)		三二
詩人楊令蕓女士		四〇
詩・文		三七
學藝界大事記 六月		四一

第十六號目次

蟠廬隨筆	王伯恭遺稿	一
附王伯恭傳略	闕霍初	四
評陶鴻慶老莊札記	蠡 舟	七
吳北江事略	張次溪江載	七
“則”字之意義及用法	楊遇夫樹達	一五
北京圖書館略史(下)		二〇
白石畫冊題語	胡冷庵	二四
文苑		二六
新刊書籍之介紹		三一

《東瀛考古記》目次 (第十七號)

北京・奉天・大阪		一
京都・高雄紅葉		五
博物館・比叡山・知恩院		六
詩仙堂・紫宸殿・桂離宮		一七
再往博物館		二三
醍醐寺・五重塔		二七
三往博物館		二九
正倉院・七弦琴阮咸		三〇
雙陸局・天鷄尊		三三
屏風美人圖・人勝		三五
獻物帳・尺八		三八

紅牙撥銀尺・天平筆	四一
麻布墨畫佛像	四三
塵尾筌筱	四四
藏經處	四五

第十八號目次

朱桂辛（啓鈴）文化事業一斑

一、朱氏年譜.....朱氏照像	一
二、重刊李明仲營造法式	五
重刊營造法式序.....李明仲補傳	一
營造法式宋崇寧本殘葉（寫真）	一七
三、元明清營造法式.....目錄	一八
四、重印天工開物卷	三〇
五、刊印槧飾錄.....朱氏弁言	三三
六、存素堂絲繡目錄.....朱氏弁言.....目錄	三六
七、女紅傳一卷.....絲繡筆記二卷.....刻絲書畫考七卷漆書九	四〇
八、對於華葯華醫之研究.....本草新注序.....內府秘本「本 草品彙精要」序例凡例	四三
九、議定祀天通儀祭祀冠服制.....創設古物陳列所.....督印四庫全書.....設中央公園	五一
中國之銅器時代	六一
樂書要錄殘本跋尾	六九
亡友劉子庚傳	七六
宋武宗元圖卷	八四

舊京遺事.....吳江史玄弱翁遺著（二十一號）

第二十二號目次

讀舊京遺事後	傅芸子.....一
王仁俊傳略	闕 鐸.....二
康南海跋戊戌與李提摩太書	白葭居士錄.....四
鄭叔問手批唐五代詞選	采居詩屋主人.....八
詩文	十
消息	十一

第二十三號目次

影覆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略例	熊羅宿.....一
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	吳 虞.....二

金石叢談	黃毅侯	六
大鶴山人書札	白葭居士錄	七
詩文		十
消息		十一

第二十四、二十五號合刊

《舊京書影提要》

第四年一月號通期二十六號目錄

聞塵偶記	廷延式遺著	一
八旗畫錄序	楊鐘羲	六
燕京訪古錄	張江載	八
鶴語	程白葭輯	十
鄭孝胥先生東游詩		十四

第四年二月號通期二十七號目錄

文選李注義疏叙	高步瀛	一
燕京訪古錄	張江載	二
鶴語	程白葭輯	五
朱氏漆書目次	闕 鐸	七
劉承幹刊書目錄	文祿堂主	十
學藝大事記		十五
文希道遺詩七首		十三

附刊：《讀諸子札記·管子》

第四年三月號通期二十八號目錄

四部書目錄纂例	周雲青	一
中西交通資料滙篇叙	張星烺	五
鶴語	程白葭輯	十
劉氏刊書目	文祿堂主	十二
楊雪橋文詩		十四
學藝大事記		十六

附刊：《陶集鄭批錄》

第四年·第四號

續書樓藏書記

附刊：《讀諸子札記·淮南子》

第四年·第五號

修文殿御覽攷

北京大學中國
大學文科教授 孫人和 蜀丞

附刊：《讀諸子札記·墨子》

第四年·第六號

金石書錄目叙（續前）

燕京大學教授 容希白庚

附刊：《柳如事輯》

第五年·第一號

詩經通解例略

前清華大學教授 林義光

附刊：《讀騷大例》

第五年·第二三號合刊

讀淮南鴻烈集解

清華大學教授 楊遇夫樹達

附刊：《讀諸子札記·韓非子》

第五年四五六號合刊通計三十七號

目 錄

李審言行述	李介甫記.....	一
陳蘭甫手批山中白雲詞	略齋抄.....	九
鄭大鶴手札	略齋抄.....	一九
涉園明本書目跋	傅沅叔.....	二〇
積微居二篇	楊遇夫.....	二五
北平圖書館		二八

附刊一：《陶集版本源流攷》

附刊二：《讀諸子札記·孫卿子（荀子）》